

領隊講述岡仁波齊轉山事故： 天葬臺發現遇難者 背着隊員往外走

摘要：春節期間，一場暴風雪突降西藏岡仁波齊景區，五名驢友冒雪轉山被困。救援持續26小時，當地先後出動118名人員參與搜救，但最終兩人不幸遇難，三人受傷。

與被困的五人團隊同日進山，28歲的領隊王紫輝也經歷了驚魂一日——2月1日，他帶着11人的隊伍轉山，察覺到暴風雪將至，他中止了行程，帶隊迅速撤離，因而躲過一場災難。當獲知有人被困後，他又再次涉險進山，參與了搜尋工作。

從事旅游行業的數年間，每年王紫輝會帶領遊客在岡仁波齊轉山20餘次，他印象中，這片土地總是變幻莫測，道路險峻，自然災害多發，終年常見死傷；但也因為它的神秘和捉摸不定，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信徒奔赴其中。

以下根據王紫輝的講述整理：

暴風雪中的救援

大年初一下午五點左右就有求救信號傳出來了，因為暴風雪被困的不祇有他們（出事的五人團隊），還有當地的一些藏民。

當時我剛從岡仁波齊轉山出來，在塔欽（岡仁波齊山腳下的村莊）的一家酒店，剛換下衣服準備睡覺，“中國山行戶外”微信群裏的人突然打電話問我：“是不是你出問題了？”

這時候我才知道有人因為暴風雪被困在山裏，人數不詳。群裏很多人都知道那天我帶着團隊進山了，他們就以爲是我的團隊出事了。這時候群裏也在說，附近有沒有領隊，如果有經驗、手上有裝備的可以進行救援。

我有過一些山難的救援經歷，我立即穿上我所有的裝備，照明頭燈、戶外對講機、衛星電話，兩根燃燒棒往景區入口趕。那時候還在下雪，地上的積雪我目測有五公分厚了，能見度差不多五米。在岡仁波齊的景區入口，我碰到了幾個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得知我的來意後，他們同意我跟着一起搜救。

我們說的“轉山”，就是指從塔欽出發，繞着岡仁波齊峰徒步一圈，全程50多公裏。如果是平時，從塔欽到經幡廣場這6km路段是可以乘車的，但那天路上積雪厚，普通車輛根本開不進去，我跟着三

名民警組成一個搜救小隊，從入口到天葬臺，我們全程都是小跑行進的。

那天我們搜救的重點是止熱寺周邊上下10公裏的區域。祇要是熟悉岡仁波齊的都很清楚，在低海拔路面平緩的地區，通常不容易遇到困難。而止熱寺處在路線的中點位置，海拔超過5000m，那通常是最容易出現險情的地方，因爲人一旦徒步到那裏，身體肌肉已經開始受不了了；而且止熱寺後面全是急上坡，路比較驚險，對於外地遊客來說，沒有克服高原反應的話，走那片路會相當困難。

我們當時直奔止熱寺，路上都沒有多停留。晚上9:00左右，在無量壽峰通往止熱寺的路上，我們發現了第一撥被困人員，是當地的幾個藏民，他們當時躲在路邊一個角落避風，身上裹着自帶的塑料布。他們是早上出發轉山的，但還沒到止熱寺就被大雪困住了，我們把他們安排到附近一家已經關門小茶館裏，生上火，讓一個民警留下來陪同，我們剩下三個人繼續前行。我們三個人商量好以路邊50米的距離爲搜索範圍，以三角模式去搜索。

路上風雪越來越大，到處黑壓壓的一片，比如像河道這樣的地方，積雪最深差不多已經在膝蓋的位置了。一起搜救的那幾個警察，他們都是當地的藏民，他們一邊走還一邊念經祈福。說實話我自己也是有點緊張的，我當時就在想，這些傻小子（遊客）在搞什麼，我本來在下面好吃好喝的，明天就準備回家了，現在大半夜跑來搜救，不知道會不會掛在這裏。

夜裏12點的時候，在卓瑪拉垭口附近的一個小天葬臺，我們發現了一位遇難者。他穿着黃色防寒服，靠在大石堆後面，看樣子是想要避風雪，身邊祇有一個背包，沒有睡袋和其他的防寒工具了。我們檢查了他的呼吸、脈搏和心跳，已經沒有任何生命體徵了。

因爲要搜尋剩下的人，我們繼續往前走，没多久，又在天葬臺附近的一個補給點發現了一個想轉山的藏族小伙子，他身體已經被輕微凍傷了，因爲照明設備不夠，一個人又不敢往下走，就打算在補給點躲一天的風雪。

也是差不多這時候，身邊的民警對講機裏收到通知，大意是（另

一邊隊伍）也搜到人了正在想辦法下撤，我們作爲頭批進山的，對方也通知我們準備下撤。凌晨1:00我們帶着被困的藏族小伙到止熱寺集合，經過特殊改裝的特警車接上我們開始往回撤。一路上我看到很多普蘭縣的特警還有消防員，那輛接我的車把我送到酒店門口後，又繼續往山裏去了。

我就參與了這一次搜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們找到的那位死者的身份。官方的搜救持續了好幾天，後來看新聞才知道他們也是在卓瑪拉垭口附近找到了更多的被困人員。那是整個轉山過程中最高難的位置，下雪之後它的實際海拔接近6km，它前後有“急上”“急下”兩個緩坡，很多石臺階，平時都需要彼此攙扶着徒步翻過，下雪天全是冰，搜救難度非常大。

（注：據此前公開報道，此次事故中，涉事5人因不顧氣象部門的風雪預警和當地公安民輔警、群眾勸返告誡，仍前往該地區，而導致被困。遇難的兩名人員因身體長時間處在極端寒冷、極度缺氧條件下，失去生命體徵。）

“雲團每分鐘以4公裏的速度移動”

這大概是我做旅游行業以來離死神最近的一次了。現在想來有點後怕，因爲我是跟那個出事的團隊同一天進山的。

我是雲南香格里拉的藏族，在雪山腳下長大的孩子。父輩是登山隊員，我從小就開始玩登山和戶外探險，最好的成績是2016年登頂了珠峰。在2020年以前，我祇是在每年的工作間隙會組織幾次西藏的戶外游。但後來遇上疫情，資金流轉不暢，我把經營的4S店關了，和朋友在西藏注冊了國際旅游探險公司，開始全職做領隊，主要做岡仁波齊、珠峰環線的一些戶外游，穿插一些自駕游。

這次我組織了一個11人的團隊，都是經驗相對豐富的戶外玩家。對於長期玩戶外的人來說，岡仁波齊是我們心中的聖地，堪比珠穆朗瑪。每年的藏歷新年或者正月春節，我都會組織隊伍去轉山祈福。

通常很多人都會建議11月以後不要轉山。但我習慣是根據天氣判斷，出發前我查了衛星地圖和天氣預報，我知道會有寒凍，但并不知道會有特大暴風雪。

（注：根據資深專業領隊建議，每年5月-10月，是較爲推薦轉山的時節，藏區雨季已過，天氣適宜；11月至來年的4月，岡仁波齊容易降雪，而且因爲景區11月以後關閉，沒有補給，不適宜轉山。）

這次團隊人數多，我特意安排了兩個領隊，我作爲主領隊檢查隊員裝備和他們的身體狀態，安排行程；副領隊負責給我們準備一些後勤的事情，比如氧氣。

我們提前三天從拉薩出發，在除夕當天下午五點左右到達塔欽，計劃在那裏過年。那天塔欽街上很熱鬧，有很多像我們這種外地來過年的遊客。我們在酒店也碰到一群玩房車的，他們說不去（轉山）了，打算在山腳附近玩玩。

這次在山裏出事的那個團隊中姓唐的成員，那天我去超市買補給的時候還碰見了，他經常在岡仁波齊附近轉悠，我們都臉熟，後來有人說他是領隊。我當時注意到他裝備比如衝鋒衣、帽子之類的都比較一般，防寒性可能還不如當地藏民，但我不知道他們其他隊員的情況如何。

除夕晚上吃完飯放了烟花，大年初一凌晨兩點我們就出發了。



因爲除夕那天已經飄了一天小雪，到我們出發時路上積雪大概可以沒過鞋子。岡仁波齊夏季飄雪也是很常見的，所以我們當時都沒特別放在心上。

以止熱寺爲分界點，岡仁波齊轉山整條路線大部分人都會分兩天走完。我們前半程一切順利，（大年初一）中午12點左右，我們在止熱寺吃完飯，就發現天氣有點不對了，雪一直沒停，風向也特別亂，我們打開衛星雲圖，每隔10分鐘確認一次天氣情況。

天氣越來越壞，在卓瑪拉垭口走急下坡時，能見度不足10米，當時我已經看不太清路了，祇能根據之前的經驗和GPS探路。

那天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翻過了卓瑪拉垭口，下午四點到達不動釘的補給點。這時候我們離鎮上還有25公裏，如果按照原計劃走下去，晚上七八點左右我們才能到塔欽。

這一路，衛星雲圖一直在變，顯示雲團以每分鐘4公裏的速度移動，提示了紅色預警。這時候空中飄着的也不僅僅是雪了，還夾着冰碴子，按照過去的經驗，這恐怕是暴風雪的前奏了。

我們立即決定中止行程，我打電話給附近的藏民，喊了兩臺車，1500塊一輛，把我們從不動釘接上，我們出來的時候路上積雪也挺深了，當地藏民有一定的駕駛經驗，撤出到塔欽全程用了30分鐘左右。

後來我聽當地人說，這是當地近五年來難遇的特大暴風雪。在我結束搜救後的那幾天，“中國山行戶外”微信群裏面的呼叫也一直沒斷過，“40冰川出現事故了”，“薩普神山有人撞車了”，總之各種各樣的故事特多。因爲這場暴風雪，感覺很多地方都處於特別緊張的狀態中。

“一塊石頭丟下去，能砸到好幾個所謂的領隊”

在岡仁波齊，一年中的任何時候你都可能看到有人在轉山。在西藏，轉山、轉水、轉佛塔、都有祈福的意義，而岡仁波齊是藏傳佛教的發源地，被視爲聖山、世界的中心，已經成了西藏最熱門的旅游線路之一。

2014年馬年是近幾年人最多的時候（注：按照地方習俗，通常認爲在釋迦牟尼誕生的馬年轉山一圈，相當於常年的十三圈），我帶了10多個來自迪拜的老板去轉山，當時人多到什麼程度呢，酒店大堂裏的一個沙發如果你想躺一下都要被收七八百塊錢。

全職做領隊以來，這條線路我一年最少要帶隊走20次，每年4月-11月是轉山的旺季。我的客戶都是從各大平臺找來的，有想要挑戰自己的，有祈福的，也有來旅拍的。冬天天氣轉寒，景區通常11月

15號就關閉了。對遊客來說，轉山沒有門檻，通常買一張門票直接就進去了，景區如果關閉的話都不需要買門票，周圍都是大草原，隨便找個入口就走了。

這幾年西藏旅游越來越熱，領隊門檻也越來越低。我們私底下經常開玩笑，比如在大昭寺每天下午喝茶曬太陽的地方，一塊石頭丟下去，能砸到好幾個所謂的領隊。很多人通過一臺手機開個自媒體，就號稱自己就是領隊，但他的專業知識可能還不如一個遊客。

專業的領隊不僅要能解決吃住，還要能應對風險。這次發現遇難者的地方，卓瑪拉垭口到不動釘的位置，放在平時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我經歷過最危險的情況也發生在這一塊。去年11月，我帶了兩個香港的客戶去轉山，結果到卓瑪拉垭口的時候，兩個人都有嚴重的高反，其中一個人一步都走不動，就說想死在那個位置，另一個人也體力不支，兩個人都有失溫癥狀。

那個時候如果叫救援，車輛是無法到達這個區域的，等救援隊徒步找到我們，估計都快涼了。我當時背起一個人，把褲帶解下來拖着另一個人走。他們兩個人都挺胖，對我的體力是極大考驗，我每背10多米就停一下。我也出現了不適，後來去醫院查出了骨裂和肺水腫，過程中有點咳血。當時怕走不出去，我甚至把遺書都準備好了。

每次帶遊客走這段路時，我會特別注意，從止熱寺上面一段緩行的區域開始幫他們調整心率、動作；一旦上了天葬臺的位置就急上不停，因爲這段路是路程中海拔最高的區域，人一旦超過兩個小時在上面的話就會出現供血不足、腦缺氧、低血糖的狀態，那時吃巧克力根本就補救不了；到了後面急下的位置也要特別注意，有很多亂石崗，坡很陡，稍不注意就會滑下去受傷。

帶隊前我們也會做些預防工作。比如我們都要跟客戶提前簽合同，強調幾點：事先體檢，告知身體情況；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由領隊去判斷，不得脫離隊伍或者是去做一些危險的動作；如果遇到受傷或意外情況，將由我們公司跟保險公司協商。

出了這次事故後，我們也在討論，除了暴風雪的原因，大家還是會覺得這些年輕人不够專業，太馬虎大意了。這次經歷對我影響也挺大的，因爲自己那天也在帶着隊伍轉山，如果一不小心，發生這些事故的可能就是我自己團隊裏的人。

現在我會感覺我目前的裝備還不够，也在思考之前的安全措施是不是不足。另外也不得不承認，在西藏玩了這麼多年的戶外，不管什麼時候都不能輕易說對西藏的天氣、地理很熟悉。但這個地方就是這樣，你永远猜不透，它的魅力也在于這。

